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十一回 觀雅化閑游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

話說唐、多二人把匾看了，隨即進城。只見人煙輳集，作買作賣，接連不斷。衣冠言談，都與天朝一樣。唐敖見言語可通，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「好讓不爭」之故。誰知老翁聽了，一毫不懂。又問國以「君子」為名是何緣故，老翁也回不知。一連問了幾個，都是如此。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看來，他這國名以及『好讓不爭』四字，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，所以他們都回不知。剛才我們一路看來，那些『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』光景，已是不爭之意。而且士庶人等，無論富貴貧賤，舉止言談，莫不恭而有禮，也不愧『君子』二字。」唐敖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仍須慢慢觀玩，方能得其詳細。」

說話間，來到鬧市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裡買物，手中拿著貨物道：「老兄如此高貨，卻討恁般賤價，教小弟買去，如何能安心！務求將價加增，方好遵教。若再過謙，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。」唐敖聽了，因暗暗說道：「九公，凡買物，只有賣者討價，買者還價。今賣者雖討過價，那買者並不還價，卻要添價。此等言談，倒也罕聞。據此看來那『好讓不爭』四字，竟有幾分意思了。」只聽賣貨人答道：「既承照顧，敢不仰體！但適才妄討大價，已覺厚顏；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，豈不更教小弟慚愧？況敝貨並非『言無二價』，其中頗有虛頭。俗云：『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』。今老兄不但不減，反要加增，如此克己，只好請到別家交易，小弟實難遵命。」唐敖道：「『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』，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；至『並非言無二價，其中頗有虛頭』，亦是買者之話。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，倒也有趣。」

只聽隸卒又說道：「老兄以高貨討賤價，反說小弟克己，豈不失了『忠恕之道』？凡事總要彼此無欺，方為公允。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，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。」談之許久，賣貨人執意不增。隸卒賭氣，照數付價，拿了一半貨物，剛要舉步，賣貨人那裡肯依，只說「價多貨少」，攔住不放。路旁走過兩個老翁，作好作歹，從公評定，今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，這才交易而去。唐、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。

走未數步，市中有個小軍，也在那裡買物。小軍道：「剛才請教貴價若干，老兄執意吝教，命我酌量付給。及至遵命付價，老兄又怪過多。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。若說過多，不獨太偏，竟是『違心之論』了。」賣貨人道：「小弟不敢言價，聽兄自討者，因敝貨既欠新鮮，而且平常，不如別家之美。若論價值，只照老兄所付減半，已屬過分，何敢謬領大價。」唐敖道：「『貨色平常』，原是買者之話；『付價刻減』，本係賣者之話，那知此處卻句句相反，另是一種風氣。」

只聽小軍又道：「老兄說那裡話來！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，至貨之好醜，安有不知，以醜為好，亦愚不至此。第以高貨只取半價，不但欺人過甚，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。」賣貨人道：「老兄如真心照顧，只照前價減半，最為公平。若說價少，小弟也不敢辯，惟有請到別處再把價錢談談，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。」小軍說之至再，見他執意不賣，只得照前減半付價，將貨略略選擇，拿了就走。賣貨人忙攔住道：「老兄為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？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？我看老兄如此討巧，就是走遍天下，也難交易成功的。」小軍發急道：「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，只得委曲認命，略將次等貨物拿去，於心庶可稍安。不意老兄又要責備，且小弟所買之物，必須次等，方能合用，至於上等，雖承美意，其實倒不適用了。」賣貨人道：「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，這也不妨。但低貨自有低價，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呢？」小軍聽了，也不答言，拿了貨物，只管要走。那過路人看見，都說小軍欺人不公。小軍難違眾論，只得將上等貨物，下等貨物，各攜一半而去。

二人看罷，又朝前進，只見那邊又有一個農人買物。原來物已買妥，將銀付過，攜了貨物要去。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，用戥秤秤了一秤，連忙上前道：「老兄慢走。銀子平水都錯了。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，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，自應將色扣去。剛才小弟秤了一秤，不但銀水未扣，而且戥頭過高。此等平色小事，老兄有餘之家，原不在此；但小弟受之無因。請照例扣去。」農人道：「些須銀色小事，何必錙銖較量。既有多餘，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，再來扣除，也是一樣。」說罷，又要走。賣貨人攔住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，也將多餘銀子存在我處，留言後來買貨再算。誰知至今不見，各處尋他，無從歸還。豈非欠了來生債麼？今老兄又要如此。倘一去不來，到了來生，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那老兄，業已盡夠一忙，那裡還有工夫再還老兄，豈非下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？據小弟愚見，與其日後買物再算，何不就在今日？況多餘若干，日子久了，倒恐難記。」彼此推讓許久，農人只得將貨拿了兩樣，作抵此銀而去。賣貨人仍口口聲聲只說「銀多貨少，過於偏枯」。奈農人業已去遠，無可如何。忽見有個乞丐走過，賣貨人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個花子只怕就是討人便宜的後身，所以今生有這報應。」一面說著，卻將多餘平色，用戥秤出，盡付乞丐而去。

唐敖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這幾個交易光景，豈非『好讓不爭』一幅行樂圖麼？我們還打聽甚麼！且到前面再去暢游。如此美地，領略領略風景，廣廣識見，也是好的。」

只見路旁走過兩個老者，都是鶴髮童顏，滿面春風，舉止大雅。唐敖看罷，知非下等之人，忙侍立一旁。四人登時拱手見禮，問了名姓。原來這兩個老者都姓吳，乃同胞弟兄。一名吳之和，一名吳之祥。唐敖道：「不意二位老丈都是秦伯之後，失敬，失敬！」吳之和道：「請教二位貴鄉何處？來此有何貴幹？」多九公將鄉貫來意說了。吳之祥躬身道：「原來貴邦天朝！小子向聞天朝乃聖人之國，二位大賢榮列膠庠，為天朝清貴，今得幸遇，尤其難得。弟不知駕到，有失迎迓，尚求海涵！」唐、多二人連道：「豈敢！……」吳之和道：「二位大賢由天朝至此，小子誼屬地主，意欲略展杯茗之敬，少敘片時，不知可肯枉駕？如蒙賞光，寒舍就在咫尺，敢勞玉趾一行。」二人聽了，甚覺欣然，於是隨著吳氏弟兄一路行來。

不多時，到了門前。只見兩扇柴扉，周圍籬牆，上面盤著許多青藤薜荔；門前一道池塘，塘內俱是菱蓮。進了柴扉，讓至一間敞廳，四人重復行禮讓坐。廳中懸著國王賜的小額，寫著「渭川別墅」。再向廳外一看，四面都是翠竹，把這敞廳團團圍住，甚覺清雅。小童獻茶。

唐敖問起吳氏昆仲事業，原來都是閑散進士。多九公付道：「他兩個既非公卿大宦，為何國王卻替他題額？看來此人也就不凡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才同敝友瞻仰貴處風景，果然名不虛傳，真不愧『君子』二字！」吳之和躬身道：「敝鄉僻處海隅，略有知識，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，得能不致隕越，已屬草野之幸，何敢遽當『君子』二字。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，自古聖聖相傳，禮樂教化，久為八荒景仰，無須小子再為稱頌。但貴處向有數事，愚弟兄草野固陋，似多未解。今日難得二位大賢到此。意欲請示，不知可肯賜教？」唐敖道：「老丈所問，還是國家之事，還是我們世俗之事？」吳之和道：「如今天朝聖人在位，政治純美，中外久被其澤，所謂『巍巍蕩蕩，惟天為大，惟天朝則之』。國家之事，小子僻處海濱，毫無知識，不惟不敢言，亦無可言。今日所問，卻是世俗之事。」唐敖道：「既如此，請道其詳。倘有所知，無不盡言。」吳之和聽罷，隨即說出一番話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